



愛在傳承，美在信仰

陳愛華

多年前，兒子在結婚前，打電話給我；「媽，謝謝妳跟爸爸樹立了正確的信仰及美好婚姻的楷模，使我有勇氣鑽進婚姻的牢籠。」兒子很少跟我文縷縷的說話，看他正經八百地如此說，使我想起歲月長河中，一些零碎的記憶浪花；我的基督信仰始自童年，那是台灣一個貧乏的年代，但物質的貧乏並沒抹去我童年該有的歡樂，在這歡樂中我的小學生活是重中之重。

我唸的小學，位於基隆港西邊的虎仔山上，一個被夾竹桃包圍的小小學校，這裡有位我終生難忘，影響我至深的朱老師，她渾身散發著與眾不同的韻味，一舉手，一投足總是熠熠生輝，多年後，我才明白那就是聖經所說，純全，聖潔的光輝。老師從來不曾用聖經的話語教導我們，但她的言行舉止卻正是聖經真理的體現。我記得她一頭不長不短的卷髮一向是梳得油光水亮，衣服也是端整中不缺時髦，矮跟皮鞋也是一塵不染。先不說她教學認真負責，她平日展現的生活典範已是我一生學習，追隨的榜樣。她教導我們的範圍很廣，從食、衣、住、行到人格的形塑，絲毫都不遺漏。我很慶幸承受她教我

們的那五年（從一年級到五年級），那可說是我人生中品德，學業得益最多的一個階段。

朱老師時常請我們幾個同學到她家吃飯，印象最深的是她家牆上掛著一副慈眉善目，留著長鬍子的外國人相片，我們從來沒問過老師那是誰？有一次我忍不住問了她；「喔！那是耶穌！」這是我認識耶穌的開始，對照了老師的言行，我想；耶穌應該是老師的老師吧！

如今，每當我聽到有人操著字正腔圓京片子口音時，都會想起終生難忘的朱老師，是她讓我明白做為耶穌門徒的「好樣兒」。

至於，說到我家信主的景況是這樣的；約莫五十年前，我父親積勞成疾，中風了，在那一段愁雲慘霧，淒風苦雨的時期裡，苦難的日子似乎看不到盡頭。好在有位信主虔誠的溫州人鄰居金弟兄，將耶穌帶來我家，那是全家生命翻轉的轉捩點；祖母揚棄了信奉多年的民間信仰，父親在病中靈魂有了餵養，他雖因病不良於行，但聖經成了他的良伴，在寒風細雨中掛著老花眼鏡的父親，那

讀經的畫面，織成我少年時期鮮明的圖騰，留給我永世美好的回憶。

母親在照顧父親吃喝拉撒之餘，也勤讀聖經，經上一些勉勵人剛強壯膽，信心十足的話語，使她安然忍受照拂父親失禁的辛勞。最記得掛在她嘴邊的永遠是那三個字；「感謝主」，那簡單，質樸，真誠的讚美詞在我聽來多麼像暮鼓晨鐘，讓我感動萬分，也使我往後不敢輕忽這三個字雷霆萬鈞的力量。母親一生簡單，樸素，於今，每當我想她時，那空谷迴音的三個字，總會響自耳際，彷彿提醒我「凡事謝恩」。

父親臥病十四年，母親也跟著勞苦了十四年，但是基督信仰帶給他們彼此扶持，安慰及盼望的恩典，確是功不可沒。如今兩位老人家都已安穩地睡在主慈愛，溫暖的懷抱裡了。

我的另一半是香港僑生，他在香港的教會聽過福音，到台灣讀醫學院時，因諸多因素無法常去教會，但他在二十多年行醫的生涯中，對病人視病如親，對幼小病童更呵護

有加。他秉持「不為良相便為良醫」的精神也是源於青年時期福音的薰陶，而他對家庭，兒女不懈怠的責任，更使兒子深有所感，這份嚴父的楷模是他學習且努力的標竿。

兒子一家承襲了基督信仰的真髓，他們靠著耶穌的愛，不僅一家和樂，更喜樂地參與教會事工；媳婦教主日學，兒子負責團契，眼見他們事奉的熱切，我感到十分欣慰，信仰終於有了傳承。

女兒利用天父給她的音樂恩賜在教會負責司琴之責，用雙手彈出對神頌讚的音符，有時在我唱歌，她彈琴的「口唱心和」氛圍裡，我常會流下感恩的淚水。主啊！這跨過流淚谷及死蔭幽谷的樂音，是否傳到天聽，且蒙祢悅納嗎？

有人說：「保持葡萄最好的方式就是釀成酒。」也有人說：「保存歲月最好的方式就是把歲月變成詩篇和畫卷。」我倒覺得「保存歲月最好的方式就是把歲月變成固若金湯的基督信仰。」大家同意嗎？

